

阅读环境的建立，离不开公共文化体系的完善，以及民间力量的参与——

暑期孩子该去哪儿看书



个性书店收获“儿童阅读外交”，餐饮游乐配套设施更“加分”

北京东直门来福士商场的一家连锁民营书店，单独辟出“七十二阅读课”儿童体验馆，给0-12岁的孩子设定7个阅读主题，如“知识探秘”“卡通动漫”“艺术萌芽”等。

进门左手边位置的长沙发，可同时容纳约7个孩子。家长自觉不占沙发座，蹲在孩子对面引导阅读。没座位的孩子坐在木地板上，但工作人员只要看到沙发空余，就提醒其他孩子赶紧入座。

带着3岁半小孙女来看书的李玉红说，她家住附近，平时和儿媳轮流带孩子出门看书，平均每次在书店逗留时间1~2个小时。

同为“陪读”，李玉红习惯固定光顾一家书店，紧紧围绕唯一的读书主旨；儿媳的方式则更“年轻化”，会带孩子坐消费区边喝咖啡边看书，偶尔还要听场亲子教育讲座。

“孙女每次临走都央求我买几本书。我说每次买书不超过2本，因为来书店实在太勤啦！”李玉红觉得孙女愿意泡书店，

和现场的“交流感”分不开。“她和不认识的陌生小朋友一起聊看漫画的心得，交换手头在看的书，顺便交朋友。”

服务细致、视觉美好的个性书店，易受少儿读者及家长的欢迎。家住北京石景山，从事语言教育行业的李曼说，她10岁的儿子对老家徐州市区的西西弗书店念念不忘。

“在西西弗书店，大人小孩都能好好看书。孩子拥有专门阅读的区域，座位多，装饰好看，视觉体验很棒。这样的书店很大气，服务人性化，能抓住客户需求。”

李曼认为在北京居所附近的某家民营书店就逊色不少，茶座消费区只对会员开放，儿童阅读区十分狭小，且和成年人书架紧挨着，选书不用心。

单独的儿童阅读区，配套的餐饮游乐设施，是暑期亲子阅读的加分项。李曼笑称，她问儿子喜欢怎样的读书场所，儿子回答是旁边配有餐厅的。“儿子说上午读饿了就可以吃饭，吃饱了下午接着读呀！”

公共图书馆不敢亲近？少儿阅读区在增多，服务在升级

通过街头采访发现，不少家长的暑期亲子阅读意向，有两个特点：一是一般基于“就近原则”，不会远程“赴读”；二是对图书馆存有深浅不一的“不敢亲近感”。

在高校从事行政工作的张强，从书店儿童书架上抽出一本世界地理科普画册，给儿子解释何为人口密度。

张强说，较为清闲的寒暑假，他常拉着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外出阅读——只逛书店。“不带去图书馆，是因为小男孩正值最闹腾的年纪，肯定坐不住要东奔西跑的，去图书馆肯定影响他人，而书店自在很多，我还能给儿子讲解一番。”

一个北京海淀“土著”居民坦言，少年时的读书永远发生在海淀图书城，而非只离家一站地铁路程的图书馆；在“知乎”一条咨询如何提高孩子阅读兴趣的提问下，有网友提及，感觉市图书馆多有考研考公务员的“成人考试党”，若是再没好看的童书，那氛围严肃到能“呛”到孩子。

自今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》第34条规定：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应设置少年儿童阅览区域，根据少年儿童的特点配备相应的专业人员，开展面

向少年儿童的阅读指导和社会教育活动，并为学校开展有关课外活动提供支持。有条件的地区可单独设立少年儿童图书馆。

事实上，许多图书馆已在少儿阅读版块付诸行动。例如已开放8年的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图书馆，由一层亲子阅读区和二层青少年阅读区组成，面积约1200平方米，内设固定座位200余个，非固定座位约300个，提供8万余册文献供阅览。

家距离国图甚远的李曼和儿子，是石景山区少年儿童图书馆的“铁杆”粉丝。“规模不算特别大，但该有的都有，孩子是可以安静下来阅读的。”

细节与整体的进步在悄然发生。李曼记得几年前带儿子办借书证，还需要拿照片办理，借书纯靠人工，而如今该少儿图书馆直接刷身份证即可办证，借书还书均可由机器搞定；数量明显增多的儿童座椅、游乐设施都为孩子带来良好的体验。

在李曼看来，图书馆是否适合儿童阅读的考量标准为舒适度、安静度和规模，“其实我个人感觉阅读空间对孩子而言不用太大，重要的是体验，是帮助孩子筛选图书的服务意识”。

专家建议阅读场所提升“儿童观”，空间增添互动性

无论是公立图书馆、民营书店，还是新兴的“童书馆”，形式或将持续升级换代，但某些核心理念一以贯之。

“悠贝亲子图书馆”创始人林丹，自2009年起投身低龄儿童阅读领域的创业。她看到，亲子阅读行业在10年间发展的轨迹清晰可见。

当林丹出国旅行光顾当地图书馆时，发觉中国公共阅读场所的硬件设施已不输国外，而在“软件”上有待加强。

林丹看到法国从国家图书馆到乡村图书馆，为低龄儿童提供的服务很普及，细微处的心思无比动人。例如儿童书架设计满足“触手可及”，孩子可以轻而易举举向上把书“拎”出来；图书馆专门给孩子提供地毯、懒人沙发。

“我很关注儿童阅读场所的‘软件’，目前国内图书馆、书店可能存在的问题是给低龄儿童选的书很少，而且缺乏‘活动版块’和专门配备的工作人员。”

长期研究儿童阅读教育的儿童文学作家薛涛，则觉得国内儿童阅读场所应获得更大的社会包容度。

“图书馆不能因为不好管理便‘一刀切’。当他们说‘熊孩子’不可控时，说明管理能力不足。公共设施不该关上大门把孩子排除在外，更何况阅读最能起作用的群体是少年儿童。”

薛涛提出，理想的儿童阅读场所，一方面要营造独立的阅读环境，另一方面要辟出互动区域，请作家来办见面会，和儿童读者之间产生对话。

“儿童阅读场所应多进行推介活动，让书‘说话’，让环境会‘招呼’，吸引孩子过来读书。”另外，薛涛认为儿童阅读场所应避免一味“窄窄化”“特殊化”“幼稚化”，“大大方方的，不要刻意分割，非要说这是你的，那是我的，这里是大家共享的空间，共享的书籍”。

“很多人觉得把孩子每周送到图书馆、书店一次就行，那都不是常态阅读。”林丹觉得通过打造“选对书”“用对书”的环境，是要让孩子爱上读书，习得良好规矩，回到家中也能正确阅读。

阅读环境的建立，离不开公共文化体系的完善，以及民间力量的参与。无论是建设者和家庭“陪读者”，成年人都应秉承和加强“儿童观”，以平行视线与孩子“共读”，尊重孩子。

7月初，深圳大学城图书馆颁发一条新规定：14岁以下儿童谢绝入馆。理由是该馆主要服务于教学科研人员，未配置少儿读物，且少儿入馆跑动喧闹，相关投诉意见剧增。

这条略显“决绝”的规定招来不小的争议声，一个月过去，效果还算显著。

向来恪守清静的图书馆，害怕遇上不受控制的“熊孩子”，而暑假中的孩子，总躲不开公共阅读环境的召唤和魅力：北京前门的PageOne书店，敞亮、考究的空间设计，牢牢“抓”住孩子的畅游之心；公共图书馆的少儿阅读场馆，“亲子共读”的热度日益增高。

当公众愤愤对“熊孩子”划分“隔离区”、规定“孩子不该去哪儿”时，我们更要追问的是一—那孩子可以去哪儿读书？

近日，本报深入多处儿童暑期阅读现场发现，在城里过暑假的孩子，不满足于只被电子设备和高档旅行安抚，相反他们拥有旺盛的公共阅读需求。儿童阅读场所绝非公共设施的“配角”点缀，亦非用以释放家长教育焦虑的出口。孩子和书，需被足够宽容而完整的公共环境悉心安放。